

# 女子教育與女性角色多元化

文／游鑑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圖片提供／國立臺灣圖書館



▲早期牛津學堂和女學堂的學生。

今天臺灣的街頭巷尾到處可以看到女學生，從小學、中學、大學到研究所都有她們的身影，這種景況被人們認為理所當然、不足為奇。但令人好奇的是，臺灣女人在什麼時候開始念書？她們讀些什麼？

## 傳教士引進新式女子教育

我們把歷史鏡頭退回到荷蘭人殖民臺灣的1600年代，當時隨荷蘭軍隊來臺的基督教傳教士不但設置教堂，為了傳播教義，另外設置了學校，教導當地人識字、讀聖經。因為教育的對象不只是男人，還包括女人，因此，中南部的一些部落女性也學會讀書寫字，她們是臺灣最早受教育的女性。

明鄭與清領時期，有女孩在書房接受教育，讀的是《女論語》、《女孝經》，學的是如何相夫教子，但限於少數上層社會家庭的漢族女性。1884年和1887年基督教長老教會的傳教士，先後在淡水和臺南設置淡水女學堂和新樓女學校，他們設立學校的目的在培養女傳教士，所以受教的女性主要是漢族與原住民教徒；雖然這時

期女校的課程不像現在的女子教育多元、複雜，但在傳授聖經教義之外，傳教士也把新式女子教育帶進臺灣。

## 女子教育納入學制系統

臺灣新式女子教育在日本殖民時期正式開花結果，除了女子教育納入學制系統外，1897年4月，臺灣總督府在土林的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設置了女子分教場。次年，女子分教場改制為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臺灣有了第一所公立女學校；原本這所學校是小學與中學的合體，有6年制本科與3年制手藝科，當專門給臺灣學童就讀的公學校普及後，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成為完全中學，而這所學校也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與中山女高的前身。

為了同化臺灣人，臺灣總督府非常重視教育，採用的卻是差別待遇與隔離政策的教育，受這項政策影響，再加上兩性不平等觀念的存在，女子教育成為殖民教育體制中最弱的一環。臺灣女學生的教育年限不但比不上臺籍男學生，也落後日籍女學生。除了一般中小學之外，還有職業學校，但多為家政學校；至於女老師、護士、助產士等專門人才，不是仰賴女子中學、便是醫院養成，這固然滿足部分女學生的求知欲望，卻缺乏長程培育計畫。換句話說，日本殖民政府提供給臺灣女學生的，只是初、中等教育以及短期專業人才培訓教育。



▲日本時代高等女學校、中學校一覽表。（蔡偉娟繪製）

## 女子中等學校就學狀況

在這樣的就學環境下，有多少臺灣女性接受教育？從女子初等教育的就學狀況來看，雖然女子初等學校普及全臺，但數據顯示，與臺籍男學生或日籍女學生比較，臺籍女童受教育的人數比不上他們。1937年以前，將近百分之八十的臺籍學齡女童沒有就學；即使就學而能完成學業的也不多，許多女學生中途退學或輟學，因此，這期間能接受完整教育的女童只占全部學齡兒童的十分之一，直到1943年實施六年制義務初等教育，女童的就學率才大幅成長，但已接近殖民統治的尾聲。

關於女子中等學校的就學狀況，因為女校設置有限，在僧多粥少下，入學考試出現激烈競爭的現象，有的地方甚至還發動女校設置請願運動。因此，當時女學生能進入中學讀書，是相當了不起的事，她們的畢業率自然甚高，大約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其實，無論殖民政府或臺灣的知識分子都不斷鼓吹女孩讀書，學校老師也經常進行家庭訪問，但初等學校女童的就學率為何如此低落，一方面是女子教育制度的不完備，例如師資不足、教育經費短絀、教育機關有限、學費昂貴，都造成家長不願意讓女孩上學；另一方面是受「重男輕女」和「男女七歲不同席」等傳統觀念影響，不少家長不願意送女童上學。而即使上了學，有的女童也會因天雨、節慶假日、交通不便、流行疫病、成績不佳或男童戲弄等因素而輟學，還有女童則因為必須協助家務或參與勞動生產，經常缺課。

## 強調涵養婦德的教育方針

隨著社會風氣開放，臺灣人對女子教育的態度逐漸轉為積極與主動，初等學校就學率也逐漸升高。然而能接受完整教育的女童仍然有限，多半是居住城市或出身中上階層社會家庭，才會去讀書。同樣的，有能力到中學讀書的女性也不多，主要來自中上家庭。

由於日本殖民教育注重同化教育，無論男女教育都以精通日語和養成日本國民性格為方針，臺灣的女子教育也強調「涵養婦德」，也就是經由女子教育培養賢妻良母和忠貞不二的日本女國民。至於女



▲1921年臺北第三高女上裁縫課情景。（圖片提供／游鑑明）

子教育的課程內容是什麼？1922年以前，女子教育採循序漸進的教學方式，有語文科、社會科、理數科、藝能科，其中日語課程占全部課程的二分之一，其次是家政課程，很明顯的是為了培養具有日本女性婦德的賢妻良母。等到女子受教育的風氣漸開，教學活動漸趨正常，課程標準也逐漸和日籍女校取得一致，只不過，日籍女學生享有多元化的智識教育，臺籍女生則偏重同化教育。

### 臺灣出現女學生新群體

除了接受多元課程之外，女學生必須遵守嚴格的訓導規定，以中學女生為例，為灌輸日本國民精神，學生到學校的第一件事，是向天皇或皇后像致禮，並得參加各種與日本風俗有關的儀式活動，其中遙拜日本宮城、參拜神社、朗讀天皇詩歌，更是重要活動。而學生在校內或校外的行為，也受到嚴密監督，例如，採學生自治與教官指導的雙管齊下方式，讓學生自重自愛；在住宿管理上，特別要求統整性，且訂有作息程序。同時，配合德、智、體、群、美五育實施校內、外活動，包括音樂會、舞蹈會、學藝會、吟詩會、遠



▲ 1927年，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學生首開臺灣女姓攀登玉山的創舉。（圖片提供／游鑑明）

足、登山、修學旅行、運動會等。其中，臺北第三高女的強行遠足、攀登玉山，雖然讓女學生吃足苦頭，卻顯示臺灣女性不再是弱不禁風，也激起彰化女中、臺南二高女積極響應。

無可否認的，日本殖民時期的女子教育充滿差別待遇，也沒有為臺灣女性提供高等教育；但從另一角度來看，在殖民體制的運作下，臺灣出現了「女學生」這個新群體。儘管為培養忠良女國民應有的知識和品德，教學與訓育活動過於規律化和一致性；但整個課程設計大多符合現代化教育模式，再加上部分活動結合社會教育，使得女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獲得新知、擴大生活領域。女學生不但跨過了傳統藩籬，從家庭走入學校、社會，畢業後甚至負笈留學，或是投入各行各業，參與社會運動，成為時代的新女性。

### 女性就業比率逐漸成長

從女學生出國留學來說，由於日本殖民政府未能提供進一層的教育機會，凡是有志成為醫師、藥劑師、音樂家或其他專才的臺籍女學生，唯有出國留學。透過留日女學生的歷史記憶，發現臺灣的女子教育雖然比不上日本，還是讓這群臺灣最早的女留學生挑戰國外的教育環境。當女留學生學成歸國後，大多表現卓越、造福鄉里，特別是學醫的女留學生，有不少人成為地方的名醫。但嚴格來說，這只是極少數家境富裕的女性才有機會圓夢。

而沒有繼續深造的畢業女學生是回歸家庭，還是踏入職場發揮所學？撇開從事勞動工作的女性不論，在職業講習所的設置、輿論的鼓吹、殖民政府的號召以及部分職業規定須具備學歷等環境影響下，



▲專賣局臺北工場女工正在製作捲煙。

臺灣女性就業比率在1922年之後，逐漸成長；1937年之後，因為殖民政府倡導全國總動員以及男性出征、職業空間的擴大，女子就業率顯著上升，有更多受過教育的女性投入就業市場。其中以畢業於實業補習學校的女學生就業率最高，公學校居中，高等女學校最少，因為高等女學校的學生多出身中上家庭，而畢業時又已屆結婚年齡，她們多半不就業。

### 自組婦女團體參與社會活動

除了就業之外，另有部分受教育的居家婦女或在職婦女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她們或參加社會組織，或自組婦女團體，或街頭演講，不一而足。

這些活動包括由總督府支持而成立的非自發性團體，前者和同化政策緊密結合，具有嚴密的組接和充裕的經費，成為人數眾多的團體，包括處女會、女子青年團和同窗會。至於自組的婦女團體，她們不僅期望改善自身的地位和現狀，也關懷當代的政治和社會問題，這些團體中較著名的有「彰化婦女共勵會」、「諸羅婦女協進會」等，另有附屬於「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農民組合」中的婦女部，這



▲ 1934年代臺北州女子青年團登大屯山。

些組織可稱為是臺灣婦女運動的先導，但由於她們不容於殖民社會，參與的人數有限；1930年代之後，臺灣總督府強化皇民化政策，這些團體遭到取締，從此以後，臺灣婦女自組的社會活動都在臺灣總督府的控制之下。然而，這群參與社會活動的受教婦女，她們由改善家庭、教化社會乃至啓發民智，確實對社會產生深淺不一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且不論臺灣女子教育的差別待遇，日本殖民政府把女子教育列入教育體制，確實對部分臺灣女性帶來衝擊，讓臺灣婦女的角色多元化，有的婦女甚至成為社會精英。從《臺灣人士鑑》、《臺灣紳士名鑑》及《臺灣日日新報》，可以看到精英女性被列入報導，且與當代傑出男性相互輝映。根據當時的社會標準，傑出女性多服務醫藥界、教育界和藝術界，且以女留學生居多。臺灣戰後初期，不斷有日治時期的女性出任民意代表、社會服務工作或機關首長，其中有日治時期的精英女性，也有社會運動家，她們的角色地位不再侷限於專業或藝術領域，與殖民時代形成強烈對比。☞